蜀山劍俠傳/12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二五回　困仙山 羣魔驚失利　闖妖雲 二女建殊功

下一回▶

且說紫玲、若蘭還未到亥末子初，先去尋找芝仙。到了芝仙生根之所一看，芝仙並不在那裏。照往常一般喚了幾聲，也未出現。依了若蘭，簡直就要將它那原體往繡雲澗那邊移去。紫玲卻主張慎重，說芝仙如不願移植，必有理由，還是尋着它，問明之後，如願意，再行移植爲是。於是二人又在崖前崖後，連繡雲澗、丹臺，全都找遍，仍是沒有。眼看即交子初，若蘭猛道：「它是不是又上去了呢？」紫玲點頭會意，便和若蘭飛身到了上面，祇見靈雲一人正站在那裏查看形勢，二人便問見着芝仙沒有。靈雲道：「我在亥初來此，曾見它在崖腳深草中呼喚，我將它喚到面前，說妖人不久來犯，此地太險，叫它回去，不要出來。它和我連比手勢，指着草裏，意思是有些不捨。我又問它願意移植不？它搖了搖頭。隨後又往草裏鑽去，便不見了。我連喚幾聲，沒有出來。想看看它的出入路徑，直尋到現在也未尋着。我猜它已由間道回去，剛要回轉，你二人就來了。紫妹見聞廣博，你看此事該當如何？」紫玲道：「看芝仙神氣，似乎不願移植。它能變化通靈，想必無甚妨害。倒是前洞有師祖靈符封鎖，我們不帶它，竟能隨意出入。萬一這條密徑不僅是芝仙可以通行，那還了得！總得尋它出來纔好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往四下留神細看。忽然徑往深草裏走去，雖是星月交輝，又是一雙慧眼，還嫌叢草礙眼，便將劍光飛出去削那草。忽然驚喚道：「二位師姊快來，在這裏了！」靈雲、若蘭也在幫着尋找，聞聲過去一看，紫玲劍光照處，那一片草竟是特別繁茂，正中央一處土地，已被紫玲無心中用飛劍挑起，現出深若三尺的土穴，微聞一股異香，清馨撲鼻。紫玲忽又驚

歎：「畢竟被它走了，真是可惜！」二人便問何事？紫玲道：「二位師姊，請看這穴裏的土，不是明明像一匹小馬臥過的痕跡？又有這種遺留的香味。以前，靈物定在這裏生根，可惜我們不曾發現，又被申師姊飛劍誤傷驚走。適纔大師姊見芝仙打此不見，這一類靈物，都長於土內穿行，想必跟蹤而去，也未可知。」

正說之間，忽見輕雲從洞內飛身出來，手裏拿着一封柬帖，見了靈雲說道：「我從太元洞出來，正要經飛雷捷徑到後洞去尋吳師姊，忽見一道金光，帶着這封柬帖飛來。我知是師尊飛劍傳書，接將過來，金光已是飛走。師姊請看。」靈雲望空拜過，接來一看，裏面還附着兩道靈符。上面大意說：過了明晚子丑之間，妖人定來侵犯，因知前洞有長眉真人封鎖，絕不會擅侵前洞，後洞關係重大。各前輩師長均有要事羈身，不能歸來。妖法雖然厲害，有靈雲九天元陽尺，合衆弟子之力，終能無事。祇須捱到紫郢、青索雙劍合璧，便是驅敵之日。石奇、趙燕兒有難在身，髯仙的飛雷洞也恐怕難保。可將這兩道靈符與趙、石二人佩戴，即使爲妖法所困，也於性命無損。芝仙災劫已滿，無須移植。縱有潛入的敵人，也是自來送死。芝仙所尋的靈物，也是一個多年成形肉芝，名叫芝馬，日後必爲芝仙引植仙府，功用甚大。此時無須兼顧，抗敵爲重。芝仙出入的道路，乃是五府中另一捷徑，到處有靈符封鎖，祇有草木之靈，可以借着地氣在地下面穿行，無須防守。另外還指示了一些應敵的機宜。靈雲看完，說與輕雲、若蘭、紫玲等三人。因見爲期已促，自己的調度還有未盡善處，柬上既說明了日期，期前必定無事，正可從容重新佈置。便命紫玲住手，仍將浮土攏好，一同回洞，召集衆人傳觀賜柬，依言行事。當晚無話。

第二日仍然不見芝仙的面，因有柬上預言，料知無事，都未放在心上，一個個聚精會神，準備迎敵。因恐人少，將於、楊二人與虎兒姊弟，分別關在室內，由紫玲用法術封鎖，以防萬一。芷仙改去照料英男。當日黃昏過去，仍着吳文琪值班，防守後洞；因見時辰將到，特命申若蘭前去相助。餘人都在洞中候信。若蘭領命，正由飛雷捷徑往後洞飛行，快離洞口不遠，忽見一個小人從一處石縫中逃出，往前飛跑，定睛一看，正是芝仙。連喊兩聲，未曾喊住。後洞正當敵人來路，恐它出去涉險，便駕劍光追了出去。吳文琪正在後洞門口，與對面飛雷洞石、趙二人隔崖談話，忽聽後面若蘭連喊：「快將芝仙截住！」回身一看，芝仙跑得比箭還疾，轉瞬已到了面前，將手一抓未抓住，被它從腿縫裏穿過。一任二人叫喊，連頭也未回，徑往飛雷崖左側的孤峰下跑去。二人知道時光已到戌正，敵人快來，哪敢怠慢，連忙飛身追去。叵耐今日芝仙竟像瘋了一般，穿石越坂，縱躍如飛，滿峰亂竄亂蹦。二人劍光雖快，恐怕傷它，又不敢指揮上前攔阻，祇好分頭兜捉。眼看追上，又被它遁入土中。及至定神細尋，又在旁的石縫中出現。二人看看追到

峰後，正在顧此失彼，無計可施，敵人來犯時辰已漸漸切近。若蘭忽然急中生智，悄悄與文琪打個暗號，由文琪上前兜拿，自己暗用木石潛蹤之法，將身形隱去，靜等吳文琪追趕芝仙路過，暗中出其不意，將它擒住。剛剛行完法術，隱去身形，不一會兒，眼看吳文琪正從遠處將芝仙追了回來，忽聽身旁叢草中輕輕響動，先疑是甚麼蟲豸之類。回身一看，正是昨日所見那匹小白馬，從一個石罅裏鑽將出來，昂頭向芝仙來路望了一望，又往四下一看，似要覓地遁走。若蘭一見，喜出望外，未容它往前竄走，早一伸手將它兩隻前腿捉住。那馬知道着了道兒，慘叫一聲，兩條後腿往下便掙。若蘭知它腳一着地，便要遁去，哪肯怠慢，就勢一伸左手，又將它兩條後腿捉住，提了起來。這時芝仙已來到切近，若蘭正想換手去捉時，那芝仙好似聞見甚麼氣息，忽然停步，仰頭聞個不已。恰好文琪也趕將過來，將它抱起。若蘭忙解去法術，現出身來。芝仙見那匹白馬被若蘭擒住，十分歡喜，更不掙扎，祇一手朝着天上連指。二人這時已微聞峰那面隱隱有了破空之聲，猛想起來時祇顧捉回芝仙，誤了守洞責任。這一驚非同小可，不暇多說，一同把手一揮，徑往洞中飛去。

剛剛越過峰頂，便見下面飛雷洞被妖雲毒霧籠罩，石、趙二人不知去向，隱隱見有劍光飛躍，自己洞門這面，站定靈雲、輕雲、紫玲、寒萼、朱文等人。除各人劍光外，靈雲手上的九天元陽尺，已化成百十丈金光異彩，將洞門護住，正和飛雷洞上空十來個妖人對敵呢。原來那峰高出天半，二人不知不覺中追越過去老遠。妖人來路正當峰前，又是偷襲，形迹詭祕，所以沒有覺察。憂急之中，料知敵人尚未侵入，略放寬心。正打算飛劍護身，衝破妖氛，去與靈雲等人會合。身子還未飛投到那一片妖雲毒霧之中，那在飛雷洞上空的十來個妖人業已看見若蘭、文琪二人，自側面峰頂飛來，就中鬼影兒蕭龍子和鐵背頭陀伍祿兩人，正閒着無事，見來的是兩個絕色女子，喊一聲：「衆位道友，待我擒她。」首先從妖雲中飛將過來，一人放出一道半紅半黃的光華，往若蘭、文琪飛去。二人正忙着抵擋，妖陣中長臂神魔鄭元規和粉孩兒香霧真人馮吾，一個放起一片五色迷人香霧，一個放起一團烈焰，飛向對陣，卻被靈雲的九天元陽尺光華阻住。眼看幾個絕色美女不能到手，正在垂涎焦躁，猛一眼看到後來兩個女子，一個抱着一個小人，另一個抱着一匹小馬。定睛一看，心中大喜，也不招呼別人，不約而同地雙雙捨了對陣四人，竟自收轉火焰，飛趕上去。那長臂神魔鄭元規來得更快，長嘯一聲，將兩條手臂一振，倏地隱去身形，幻化成兩條蛟龍一般的長臂，帶着數十丈烈焰，直撲吳文琪。同時靈雲等人，也看清若蘭、文琪二人抱着芝仙和一匹小馬，從側面高峰飛回。紫玲首先喊聲：「不好！」忙道：「申、吳二位恐要失陷，大師姊們可用全力禦敵，待我前去救援。」言還未了，一展手中彌塵幡，早化成一幢五色彩雲，衝破妖雲，直達若蘭、文琪二人面前。

若蘭、文琪剛將劍光飛去敵那對面來的僧道，忽見飛來一團烈火，當中現出兩條長臂飛舞而至，後面還緊跟着一片五色彩霧，便知妖人厲害，自己還得分神去顧手上的芝仙、芝馬，正愁難以脫身。忽見紫玲駕着一幢彩雲飛來，哪敢怠慢，連忙收轉劍光，與紫玲會合一起，鄭元規、馮吾眼看可望成功，忽見一幢彩雲似電閃般在眼前亮了一亮，便即飛回，再尋敵人，哪有蹤跡，好生痛惜。祇得重又回身，來敵靈雲等人。這時，飛雷崖下兩道匹練般金光，倏地衝霄而上。接着便聽兩三聲慘呼過去，那劍光頃刻佈散全崖。史南溪帶了十來個妖人，正往高處昇起，疑是又來了甚麼勁敵，也忙着飛遁開去。再往對陣一看，凝碧崖後洞站定的幾個敵人，全都遁去，不見蹤跡，祇剩數十丈高的金霞，燦爛全山，絲毫沒有空隙。猛聽史南溪在那裏叫喊呼喚，一同飛身過去一問，纔知史南溪見敵人法寶飛劍厲害，正在率領衆妖人佈置都天烈火陣法，忽然兩道金光沖霄直上，便知中了埋伏詭計。不及施展法術抵禦，連忙率衆打算稍退時，那用法術困住崖上石、趙二人的免兒神倪均，竟自不及退卻，陷在金光埋伏之內。同時鬼影兒蕭龍子和鐵背頭陀伍祿反身飛回，正遇金光驟起，一個被金光捲走，一個挨着一些，半身皮肉都被削去。陰素棠離得較近，剛想去救，偏偏伍祿急痛攻心，神志昏迷，不往上空遁走，反倒往下墜落。陰素棠識得金光厲害，不敢過於冒險，眼看伍祿葬身金光影裏。敵人未傷分毫，自家人卻慘死了三個。一干妖人銳氣頓挫，祇氣得史南溪與鄭元規怒髮不止。

原來石奇、趙燕兒在飛雷崖前，正與吳文琪閒話，祇見申若蘭追趕芝仙飛身出來，文琪也隨着往側面高峰上趕去。燕兒年輕好玩，也打算跟去看個下落，被石奇阻住。起初以爲她二人去去就回，誰知等了好一會兒不見迴轉，眼看時辰快到，不由焦急起來。正打算分出一人往太元洞送信，忽聽遠遠天空中，似有極細微破空之聲，由遠而近。石奇機警，情知不妙。

果然一轉眼間，從空際陸續飛來十來個男女妖人，奇形怪狀，醜俊不一。見凝碧崖後洞無人防守，關係大爲重要。明知妖人勢盛，抵敵不住，惟恐他們乘隙侵入，毀了仙府。忙喊：「師弟快去送信！」言還未了，雙足一頓，早身劍合一，化成一道白虹，迎上前去。也是合該仙府不應遭劫，這新闢的飛雷捷徑，祇有施龍姑與追魂奼女李四姑二人來過，餘人俱都不知底細，便由施、李兩個淫女在前引導，一照面便遇石奇飛身迎戰。施、李二人一見又是那個道童，想起前情，不由勾動淫念。兩心一意想將石奇生擒活捉回去，雙雙放出飛劍，將石奇圍住，忘了指給衆妖人真正地點。趙燕兒本往飛雷捷徑跑去，一見師兄危急，同仇敵愾，重又回身，放出飛劍應戰。那些妖人見敵人並無防備，祇有兩個道童應戰，並未在意。原想乘虛而入，偏偏凝碧崖後洞外觀，遠不如髯仙飛雷洞來得

雄偉奇峻。又見石、趙二人從洞前崖上飛起，以爲那洞便是凝碧崖後戶，不問青紅皁白，紛紛往飛雷洞飛去。施、李二淫女正與石、趙二人殺得難解難分，百忙中看出錯誤，剛喊得一聲：「那裏不是，在這一邊！」李四姑的情人免兒神倪均忽然一眼看到施、李二淫女雙戰兩個道童，兀自不能得手，猜出二人心意。大喝一聲：「二位且退，待我擒他！」說罷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將兩手往前一張，一片黃煙紅霧，風捲一般直朝石、趙二人飛去。施、李二淫女知道這是華山派中最厲害的波斯慝迷神邪火，祇得避開，領了衆妖人去侵凝碧崖後洞。石、趙二人被二淫女劍光絆住，眼看妖人侵入自己洞府，正在着急。忽見對面飛來一個兔耳鷹腮、油頭粉面的妖人，纔一照面，便飛出一片黃煙紅霧，如風涌一般卷至，情知不妙。恰好敵人劍光也在這時撤去，不敢迎敵，收轉劍光，待往凝碧崖後洞逃遁，身子已被煙霧罩住。頓時便覺奇腥刺鼻，頭眩目昏。勉強落到崖上，用盡功力，將兩道劍光護住全身，祇顧保命，竟忘了施展妙一真人所賜兩道靈符。

石、趙二人被困之時，太元洞中的齊靈雲等人，因爲時辰已至，不見後洞傳警，尚以爲妖人未來。還是寒萼、朱文二人心急，主張先去看個動靜。靈雲等人也因洞中埋伏業已設好，正好前往迎敵。當下朱文、寒萼在前先行，餘下衆人也都隨往。纔一出洞，便見飛雷崖上煙霧瀰漫，文琪、若蘭二人不知去向。還未及看清石、趙二人被陷，施龍姑早領了五六個妖人劈面飛來。朱文、寒萼心中大怒，首先將劍光放出手去。對陣鬼影兒蕭龍子、鐵背頭陀伍祿、勾魂奼女李四姑、施龍姑四個淫孽剛將飛劍放起，猛聽幾聲嬌叱，敵人身後又飛出幾道光華，光中現出幾個絕色美女。兩下劍光纔一交接，妖人這面便感不支。粉孩兒馮吾、長臂神魔鄭元規和史南溪、陰素棠在後督隊，看見敵人雖祇幾個幼年女子，發出來的飛劍竟是宛若游龍，神化無窮，纔知敵人並非可以輕侮，料知這般戰法難以取勝。史南溪打了一聲暗號，同了兩個妖人自去佈置陣法。餘人便各自將妖法異寶施展開來。靈雲、紫玲見妖人紛紛放起法寶煙霧，知道厲害，除靈雲、輕雲、朱文三人的飛劍不怕邪污外，餘人都祇得將飛劍收回，另打主意。衆妖人見敵人撤了幾口飛劍，正在得意洋洋，不料想就中一個長身玉立的女子，倏地從法寶囊內取出一個似尺非尺的東西，向煙光中一指，便飛起九盞金花，一團紫氣，立刻放出金光異彩，將所有妖法邪寶一齊阻止，休想上前一步。

衆妖人中，除了史南溪與長臂神魔鄭元規自恃本領、不知忌憚，粉孩兒馮吾天生淫孽、色膽包天外，餘人多不知此寶妙用。祇陰素棠出身崑崙門下，得過真傳，雖然走入歧途，見聞廣博。起初聯合妖人一起，本早打點好了取巧主意。交手之際，便看出對陣敵人個個仙根深厚，劍術得有峨眉真傳，不是等閒之輩。她還以爲這些妖人厲害，或者可以取勝。及至靈雲九天元陽尺一出手，雖未見過，卻深知此寶來歷功用。漫說敵人皆非弱者，

即此一寶，已足保障峨眉而有餘。後來蕭龍子、伍祿自知不濟，退了下來，正遇若蘭、文琪飛回，趕上去迎敵。鄭元規、馮吾又看出若蘭、文琪手上的芝仙、芝馬，想撿便宜，卻被紫玲抽空將若蘭、文琪接應回去。陰素棠又看出紫玲用的是寶相夫人的彌塵幡。暗想：「敵人年紀不大，哪裏去得來的這些奇珍異寶？」正在驚疑，那石奇、趙燕兒飛劍光芒銳減，看看危殆。燕兒早已不支。石奇更被妖霧蒸得頭暈目眩，好容易用劍光掩護，一步一步退進洞口。忽然力盡神昏，一跤絆倒，被洞口一根石乳絆住道袍，嘩的一聲撕破，倏地懷中金光一亮，猛然想起兩道靈符。忙喊：「師弟還不施展教祖靈符，等待何時？」說罷，忙即如法施爲。二人剛剛誦完運用靈符的真言，便即心力交瘁，倒在地上。那靈符便在這時化成兩道金光，往上昇起，籠罩全山，立刻妖焰消逝，毒霧無功，反死了幾個妖人。這一來，陰素棠更看出那靈符是玄門仙法，祇有長眉真人有此道力，因而疑心洞中尚有能人埋伏；不然祇有那兩個道童，又被妖法困住，怎能施爲？越發萌了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之想。偏那史南溪竟不肯知難而退，一見自己這邊連遭失利，反而暴跳如雷。又看出金光起後，並無能人出來應戰，敵人反而退卻。明明是預先留下保洞之法，雖然厲害，伎倆止此，如用妖法攻打，並不難將金光消滅，隨心所欲。想到這裏，索性約齊一干妖人，不必再用飛劍法寶和敵人爭鬥，各持妖幡，按方位站定，由他與長臂神魔鄭元規、粉孩兒馮吾三人總領全陣妙用，施展都天烈火陣法，打算每日早午晚三次，用神雷和煉成的先天惡煞之氣，攻打飛雷崖和凝碧崖後洞。陰素棠在衆妖人中最有本領，但因陣法尚未諳熟，便請她領了施龍姑等在空中巡哨，以防敵人衝出求救。在這攻打期間，如敵人一干主腦不得信來救，絕無敗理。卻不料那靈符竟是當年長眉真人飛昇時節留下的九道靈符之一，連那封鎖前洞的靈符，俱都各有無窮妙用，豈是史南溪的妖法魔陣短期內所能消滅。他這裏祇管打着如意算盤，暫且不提。

話說紫玲將若蘭、文琪二人接了回去，見着靈雲，恰好對崖靈符起了妙用。因有飛柬預示機宜，知道凝碧仙府應有此劫，石、趙二人雖然被困，生命不致危險。如就在此時衝出禦敵，或許尚有差錯。便各將飛劍法寶收了回來，靜觀動靜。果然頃刻之間，聽見雷聲隱隱，金光上層似有烈焰彩霧飛揚，妖陣已經發動，暫時除了困守，別無善法。因飛柬尚另有機宜，靈雲須得迴轉太元洞去主持，暫留下紫玲姊妹與輕雲、朱文和那九天元陽尺防守後洞，以備萬一。自己同了若蘭、文琪回洞。那芝仙、芝馬在若蘭、文琪犯險遇敵之際，本已在二人懷中，嚇得亂喊亂叫。一經回洞，當若蘭、文琪忙着相助應戰妖人之際，早就掙脫開去。最奇的是那匹芝馬，起初那般野性，一入山洞，竟然馴順起來，任芝仙騎着往洞內飛跑，絲毫也不抗拒。衆人因芝仙業已迴轉，到了安全地方，便不再去管它。靈雲回洞時節，問若蘭、文琪何故擅離職守，二人說了經過。被靈雲好生埋怨了一陣，然後命若蘭、文琪依照柬上之言行事。佈置妥帖，重又再往後洞。依了靈雲，

既然飛柬明示仙府應有此次被因之厄，索性到時再議。妖人攻打不進，必然設法偷入，祇專心在洞中等他前來落網，無須冒險出去迎敵。紫玲、輕雲俱以靈雲之言爲然。朱文、寒萼卻不忿妖人猖獗，定要相機出戰。靈雲料知戰雖無功，也無大礙，便自由她。因靈符金霞籠罩全山，固然外人攻打不進，裏面的人也不能衝破光圍而出。便將九天元陽尺交與朱文，吩咐二人小心在意，稍得小勝即回，切勿貪功輕敵。妖陣厲害，最好借九天元陽尺護身出陣，再和妖人對敵。二人領命，興高采烈地將九天元陽尺往金霞中一指，立刻便有九朵金花、一團紫氣護住二人全身，聯袂破空而上。金花紫氣過處，頂上金霞分而複合。

上面一干妖人早將妖陣布好，滿以爲敵人借着靈符金霞隱蔽，不敢出戰，正準備到了預定時辰，動用烈火風雷猛力攻打。華山派玉杆真人金沈子，正把守陣的東面，猛見腳底霞光如萬丈金濤，突地往上昇起有數十丈高下，金霞昇處，飛起九盞金花，一團紫氣，內中現出兩個絕色美女。雖然垂涎美色，也知道那九朵金花的厲害。正想運用風雷攔阻，敵人卻已由金花紫氣護身，飛出陣去。金沈子料知兩個女子定是逃出求救，從自己陣地上遁走，於面子上太不好看，忙駕妖光追上前去。陰素棠領了施、李二淫女，正在空中巡遊，忽見金光紫氣中擁着兩個女子，竟衝破妖陣飛身而出，也猜是去尋峨眉主腦人物報警求救的。雖知九天元陽尺厲害，一則自己既已與史南溪等暫時連成一氣，究竟不便坐視成敗；二則來的又是兩個無名後輩，就此讓她們從自己手內遁走，豈不貽笑於人？正待飛身上前迎敵，施龍姑早看出來人之中，有昔日腰斬孫凌波那一個女子在內。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不問青紅皁白，便將兩套子母金針對敵人打去。祇見九朵金花閃處，兩套十八根飛針，如石沉大海，渺無蹤跡。剛在驚愕痛惜，誰知敵人異常大膽，破了金針之後，反倒將那金花紫氣收去，現出全身，指着施龍姑等罵道：「我姊妹二人一時無聊，出山遊戲片刻，便要回轉仙府。不想遇見你們這羣妖孽，阻我清興。如用玄天至寶和你對敵，顯得我姊妹倚仗師長法寶，來勝你們，忒顯得我姊妹法力不濟。有何本領，祇管使將出來，莫待我姊妹倦遊歸去，你們不曾伏誅，失了指望。」言還未了，後面的玉杆真人金沈子業已趕到，同時施龍姑、李四姑兩個淫孽也將飛劍放出。金沈子料知敵人非自己飛劍所能取勝，一追到便將手中拂塵一指，黑沉沉一片玄霜，直朝寒萼、朱文飛去。寒萼、朱文剛將飛劍去敵施、李兩個淫孽，玄霜尚未臨頭，便覺身上一陣奇冷。朱文寶鏡業被金蟬、笑和尚借走，正懊悔不該聽信寒萼之言，恃強欺敵，將九天元陽尺收去，適纔又說了許多狂話，不好意思再將尺取出。正在爲難，喜得寒萼已將寶相夫人那粒金丹放將出來，一團其紅如火的光華，飛入玄霜之內，所到之處，那淫穢污惡邪嵐妖瘴所煉成的毒霜，竟被紅光融化成了極腥奇臭的水點，雨一般往峨眉山頂落了下去。

金沈子原想用毒霜將二女迷倒，不料心愛之寶受損。一見不好，忙使法術收轉時，業已消溶殆盡，心中大怒。祇得收了拂塵，也將飛劍放出，會合施、李二淫女，同敵朱文、寒萼。那陰素棠本在躊躇，忽見來人輕敵，破了施龍姑金針之後，反將九天元陽尺收去，暗罵：「好兩個無知業障，有了玄天至寶不用，豈非自找無趣！」及見朱文、寒萼放出飛劍，去敵施、李、金三人，一個是餐霞大師嫡傳，一個是寶相夫人心法，旁門玄妙，加以峨眉派的正宗傳授，果然變化無窮。纔知來人口出狂言，原有所恃。雖是暗中誇讚，畢竟二女劍術不在她的心上。見施、李、金三人不能取勝，喝一聲：「大膽賤婢，敢在此猖狂！」手一指，一道青光宛若神龍出海，直往朱文、寒萼頂上飛來。二女和施、李二人對敵，本可佔得上風。添了一個華山派的能手金沈子，已覺祇可勉力應付，不能取勝。忽又加上陰素棠修煉多年，深得崑崙派奧妙的兩口飛劍，怎是敵手？寒萼首先感到不支，尚幸來時早和朱文商量好了步驟，一見敵衆我寡，勢不能敵，便用新招。恰好朱文也見出不妙，雙雙對打一聲暗號，寒萼忙從法寶囊內取出一件寶物，口誦真言，往劍光叢中飛去。一出手，便是一條數十丈長、三兩丈寬的五彩匹練，首先將陰素棠兩口青白光華絞住。陰素棠一見寒萼施展當年天狐慣用的己寅九衝小乘多寶法術，纔明白這女子竟與天狐寶相夫人有關，不知怎地會投到峨眉門下？既用旁門幻術禦敵，足見敵人伎倆已窮。罵得一聲：「左道妖法，也敢來此賣弄！」說罷，將手朝兩道青白光華一指，立刻光華大盛，似兩條蛟龍，糾結着那條彩練祇一絞，嗤的一聲，便化成無數彩絮，飛揚四散，映目生花，恰似飄了一天彩霧冰紈，絢麗無儔。陰素棠剛在快意，忽聽劍光叢中「哎呀」一聲。定睛往前一看，喊聲：「不好！」不及再作招呼，長袖一展，連人帶劍飛上前去。那青白兩道光華立刻便漲有數倍，將施、李二淫女護住。

就在這時，那邊妖陣上的史南溪，也看出下面敵人中有兩個女子飛出陣去，陰素棠和施、李、金四人兀自不能取勝。知道驟然上前迎敵，二女有九天元陽尺在身，未必能夠生擒。便暗施毒計，將妖陣暗中隱隱向前移動，等到將敵人陷入陣中，再行發動，使其措手不及，主意打定，正在施爲之際，忽見玉杆真人金沈子中了敵人法寶落地。接着陰素棠又運用玄功，施展平生本領去救護施、李二淫女。便知事有不妙，剛要飛身上前相助，猛聽一聲嬌叱道：「無知妖孽，暫饒爾等狗命！我姊妹要少陪了。」史南溪一見敵人想走，又恨又怒，怪叫一聲，把手裏一面都天烈火旗往前一揮，口中唸唸有詞，立刻妖陣發動，千百丈烈火風雷，似雲飛電掣一般合圍上去。誰知敵人早有防備，又是九朵金花、一團紫氣飛起，所到之處，烈火風雷全都分散。眼睜睜看着那兩個少女衝破下面金霞，飛回凝碧崖去了，雖然暴怒，無法可施。那金沈子已在受傷時節，被下面金霞捲落，料知難有生理。祇不知敵人用的是甚麼法寶，竟然這般厲害。及至一見陰素棠，纔知是當年天狐寶相夫人所煉的白眉針。想是金沈子一時疏忽，被敵人打中要穴，致遭慘死。敵人既

有玄天至寶護身，怎便就此逃走，得勝之後，便即退了回去？好生不解。